國子監志

國子監志卷五十八

金石志六

高宗純皇帝

御製說經文石刻

書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

春秋。聖人尊王之經也。元年春王正月。開宗明義之第一也。解此者。自三傳以至後儒。其說充棟。或致操戈。無容置議。然識聖人之深意者有幾乎。王道熄而作春秋。春秋。魯之舊史也。自隱公始。則不得不書隱

公元年而即繼之曰春王正月前史所無有也蓋言公之元年乃稟王之春王之正而得是非尊王之義乎且是年也於齊為九年於晉為二年衛鄭以下各為其年不可僂指數而總為平王之四十九年於斯時也世人將何以紀其年而知其歲乎是則聖人之書元年春王正月也者其亦有感於斯乎行夏之時聖人之私議不能行於時言春王而不言王春月可改而春不可改亦隱寓夏之時與王之元所謂大一統足以一天下之心而不可任其紛有不能行之歎

矣。茲爲開宗始義。乃貫春秋之本末。而絕筆於獲麟。蓋聖人之道在萬世。即聖人之憂在萬世。然則封建之說。不惟不可行於後世。知聖人亦未必以爲宜然也。

書洪浴夔春秋說論隱公作僞事

春秋以三傳爲近古。後世注疏家愈遠愈奇。而愈不得其正。即如不書隱公即位。左氏謂攝。蓋引而不發。似矣。公羊以爲桓貴。則已失之。惟穀梁一則謂成公志。再則謂成人美。終則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持

論平正而不苛然三傳即能得聖人筆削之精義耶吾不敢信而後世操同室之戈炫獨出之見求勝人而反昧已比比是也如洪咨夔春秋說之論隱公直以為作偽日拙吹求實已甚焉其言蓋出於盧仝春秋摘微之緒論夫仝去三傳幾千百年而咨夔又去仝幾四百餘年拾人唾餘而以為自出已見此何能欺千載之公論乎謂之為責賢者備猶屬左袒耳

蒐苗獮狩說

傳稱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各具時義言固引而未發

至所稱皆於農隙以講事。吾不能無疑焉。夫秋冬或有農隙。至於春夏。則自播種以至刈穫。其間耘耨灌漑。較晴量雨。炙背胝足。苦哉耕夫。蓋無一時之安心息力。而謂之有農隙可乎。嘗思蒐苗从草。獮狩从犬。古人制字。蓋有深意。杜注。苗為苗除害。是矣。而所云蒐索擇取不孕者。猶未免以辭害義。夫禽獸固族聚而類處。使擇壯而驚其牝。則孕者不能無傷。豈育物之仁哉。則所為蒐索者。亦以蒐索其害苗為當。至於獮狩皆從犬。則誠守而取之。順殺氣而獮之。是則春

夏之取獸繫乎田秋冬之取獸繫乎獸其義明矣雖然更有說焉古時地廣人稀故田或游獸而有蒐苗之事以除其害今自腹裏以及邊壤地無不耕安得有禽獸害苗之事乎若夫園場之地原自不耕則所為蒐索其不孕而肥者與夫初生如苗者以嘗新繹其義亦未嘗不通而實非古人所解者矣

三傳晉假道伐虢辨

三傳為素王輔臣而各有失若夫誌晉假道伐虢之事則更同一失而且相矛盾此不可以不辨也左氏

稱晉假道滅虢在僖公五年冬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公羊穀梁則均在僖公二年而高之言則曰還四年反取虞赤之言則曰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雖楊士勛疏曰謂僖五年此蓋遷就欲合左氏之意然以荀息借道之言證之又當先五年亦不合宮之奇諫之日也異哉文人之紀事豔者務其富清者欲其婉辯者圖其裁而不論理之從違蹟之眞僞以致失之誣失之短失之俗雖前人已有定論而後之踵事增華者其才識已不如三氏重加之以阿好而毀

惡則其事之可信與否又當何如哉若夫假道之事又可畧言矣蓋所謂道者經由之路也晉在北而虢在南虞在其間晉欲滅虢假道於虞似矣然左氏稱宮之奇之言則曰虢虞之表公穀則皆曰脣亡則齒寒夫虢既在虞南則虞實表與脣非所謂虢也使虞虢疆相並而界相連如公羊所稱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今破其相救之策權和一以攻一則可更不可言假道矣且以幣假道是有求於人有求於人者聽與否固未可定虞公雖至愚豈其貪璧馬

而受亡國之憂哉以予觀之晉即不假道其亡虢之後亦必將破虞不繫道之假與不假也則三傳之煩辭皆不必信而惟信經之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晉人執虞公斯可

風馬牛說

齊桓伐楚楚子使與師言唯是風馬牛不相及孔穎達正義注以為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嗟夫是何言耶直以淫俗語誣經傳且於齊楚之遠不相及何涉更引尚書以為證其去益遠蓋乾為馬馬性剛坤

為牛牛性柔馬性剛故其立與馳悉逆風牛性柔故其立與馳悉順風一迎風一順風是不相及也注疏家本不曾習見馬牛之性不得其辭遂引尚書馬牛風逸為之說而不知其逸正所謂迎風順風之不相及也偶閱左傳故申其說如是及博閱諸書見宋俞炎席上腐談頗於予意有相合故並載之

俞炎席上腐談曰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遡逆風而行則健書費誓云馬牛其風春秋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馬牛奔逸則各自從風

而行也。

讀左傳晉楚城濮之戰說

城濮之戰。人皆知子玉之傲。而憤以致敗。晉臣之巧而和以致勝。子則以為其過不在子玉而在楚子也。夫戰。國之大事也。臣不聽君言。冒徼幸。顧以閒執讒慝之口。而君即從之。一失也。知其不可。而少與之師以觀其敗。二失也。馬且必乘其產。乃以陳蔡屬之右師。驚虎皮而先奔。三失也。有此三失。即楚子以全軍臨師。亦必致敗。而況君臣之心。先自攜貳。謬任其敗。

以實已言而棄西廣東宮及若敖之六卒與敵而弗惜是非以怨一臣而波及自喪其衆軍士之命乎且明知晉侯備嘗險阻天之所置允當應歸矣何不令子玉全師而旋雖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亦視其得失之大小如何耳未有明知其失顧以強臣一言而怒姑由其戰置國勢之興衰人命之存亡於不計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豈理也哉予故曰其過不在子玉而在楚子也

讀左傳季文子出莒僕

季文子出莒僕是也而左氏有過辭然魯之襄仲獨非僕之類乎其事即接宣公之立不聞文子有討賊之誅何獨嚴於僕而恕於仲乎且僂數元愷四凶謂堯不能舉賢而舜舉之堯不能去惡而舜去之審如是則堯何以為巍巍蕩蕩則天之大聖乎蓋其賢其惡或者當堯之時尚未甚彰而其舉其去亦因之而有所待千載之下豈可輕議哉況舜之協帝皆出堯之所授則舜之所舉即堯之所舉舜之所去即堯之所去耳邱明博於紀事但逞其文藻而昧於知理讀

其文者斥其浮誇資其强識而於是非去取之閒斷之以理可也

納汚含垢論

昔路溫舒引左氏之言曰川澤納汚國君含垢此不過因上尚德緩刑之疏言之於納汚含垢之義語焉而未詳即左氏亦不過申伯宗令晉君待時之意其於納汚含垢本義亦未涉其藩籬弗啻引而未發也夫川澤非地乎山藪亦地也藏疾疾非汚乎國君含垢溫舒作詬乃假借用之而垢與詬亦皆汚也胥應

以納汚為重。蓋乾為父。坤為母。父天。母地。萬物皆然。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鞠者養也。試思人之初生。以至離襁褓。其五濁穢溷皆遺母之身。母不以為汚。又安有納其汚之念乎。大地之視萬物為赤子。亦何異於此哉。必知之。然後知與天地為一氣。而混然中處之身。同胞吾與之懷。不落空虛之境。當思有以盡其分量也。夫如是。則容正人。受直言。乃其餘事。吾謂溫舒未必見及此耳。北郊齋居。悚然有見於此。遂命筆書之。

書宋劉清之記左傳叔向母之事

叔向之母賢母也能訓其子為正人又能知叔虎之母美而惡入聲將生敗子惡去聲之而不使見羊舌職劉清之記此事而所注又不明幾不成句令人不可曉宋劉清之撰戒子通錄記叔向母一事引左傳云晉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敝族也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樂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云云所注殊不明晰按左傳注不使謂不使見叔向之父羊舌職也又左傳汝敝族也下有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三語為劉清之刪去前後文義幾至不可讀亦若述者之過也然此誤不在劉清之而在左邱明夫妒婦人之

惡德也叔向之母蓋能預見叔虎之母雖美而惡將生惡子以擻羊舌氏之宗然從子之諫使往視職之寢果生虎而羊舌氏之族遂及於難是誠仁人能惡人而有先見之明者矣左氏應謂之惡(去聲)而不宜謂之妒是誠其浮夸而不實也以致千載之下謂叔向之母果妒焉余不可不正其誣

書晏嬰叔向論齊晉事

晏嬰叔向齊晉之賢大夫也其論齊晉為季世將不延厥祚而為異姓所有如燭照數計而龜卜後之讀

是篇者無不以為避而吾獨以為非非非其論之不中節而正論其論之中為不避也夫齊之將移陳氏晉之將分三家兩國之存亡繫焉君棄其民以樂慆憂是自取其亡也大夫者與國同存亡者也不知者愚不足誅既知之矣不亟諫其君思所以防患存國是不忠也諫而不從死其職為上辭其職為次二子不聞有此也徒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且私議其君國大事於異國之大夫是可謂之與國同休戚之人乎子為父隱臣不當為君隱乎有識之人將鄙之二

子自居為有識者乎無識者乎故吾獨以其論為非亦責賢者備之意云爾夫叔向之言獨重於其私宗而晏嬰所謂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雖市惠之意耶實亦難為繼也世之好名者固不無市惠之心然亦必量入為出為其可繼陳氏以私恩小惠籠絡人心容有其事若必如左氏所云齊舊四量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按杜預注陸德明音義斛公量豆四升四豆為區一斗六升四區為釜六斗四升釜十為鍾六斛四斗家量登一豆五升積至於鍾為八斛則多一斛六斗是家量較公量加十分之二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貸者如鶩入不償出勢必難繼陳氏先自貧矣是左氏欲藻飾其詞而不知其出於情理之外浮夸之誚有由來也且嬰向私議誰則聞之此或出於左氏品藻浮誇之

為是則嬰向之語並不能不疑為鄭明之變言或非實出於嬰向者矣

讀公羊

公羊於隱公之何以不言即位也曰成公意也旣又申其義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夫成公意是矣而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之說實甚謬蓋以貴不以長或者袪諸孽覬覦之心猶託於各安其分之義至於以長不以賢則均貴也均貴則擇賢棄不肖有何不可而亦必為之防微杜漸曰以長不

以賢乎。且啓賢而賤。辛貴而不肖。立辛而商以亡。是非萬世之炯鑒乎。余以為棄辛之貴而立啓之賤猶不至於屋商之社。夫商之宗祀不絕。與棄貴而立賤。其是非輕重。必有能辨之者。知此。則公羊之說之謬。不亦章章明甚哉。而劉頌引其言。以為事情之不可易者。識見庸愚。固不屑再闢矣。且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禹傳賢傳子之事。韓愈論之詳矣。夫與賢之說。後世固不可行。顧於諸子中。獨不可擇賢而與之。必拘於以長以貴之小節。而不為天下萬

民擇賢君而立之是直以祖宗社稷為輕而以已妻媵娣為重千金之家有所不可而況天下萬民之大乎或曰後世嬖幸妾而立少子以致敗國亡家者亦有之矣不若守公羊之言為無患雖然嬖幸而立少十未必有其一二不擇賢而守分將十必居其十審是言則公羊之說為宜從乎為不宜從乎

讀公羊

余讀公羊至許世子止之事不禁廢書而歎曰嗟乎迂儒失聖人之旨逞強辭之奪而後世方稱其鼎足

卯明獨能傳說不亦師心剌謬乎夫許世子之事左傳隱躍其言而穀梁則不過曰即止自責而責之而已耳至夫子高則直引樂正子春之事以證之一則曰聽止也再則曰赦止也且人子之視疾或一藥而愈或數藥而愈或數藥而竟不愈或一藥而竟不愈者有之矣即子春之親豈能常存於世其非進藥而不愈者乎則是千萬世之人盡不能免止之罪抑亦盡將得止之赦也夫逆天之誅聖人何忍慢以罪人而又慢以赦人也止之進藥必有不敬誤投之咎非

啻不盡不嘗而已然其心終無他故其罪止於是而蘇轍胡寅之流方且祖其說演義游辭失之愈遠矣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政刑者德禮之先聲德禮者政刑之大本舍德禮而求政刑必成雜霸之治即政刑而寓德禮乃見純王之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云德禮之外別有所謂政刑則非聖人垂教之本意矣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所以所由所安雖在人曰視曰觀曰察則在己必也

如衡如石而物之懸者自呈其輕重如水如鏡而物之照者自露其妍媸故聖人教人無非自盡其力而更要在不存成見不然萬理紛前一指或蔽其為以為由為安且不能辨又安能致視致觀致察以期人之不度哉雖然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是以聖人再三丁寧而不厭其詳者抑亦有懼於聽言觀行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不圖為樂之義已具前篇茲更以夫子之論舜武以申夫子之聞韶庶乎其有合於聖人之言樂乎夫樂

若何律聲言志而已無志則無言無言則無聲無聲必無律依與永則行乎其間而不具體者也是則樂之本在乎志知在乎志則知舜之盡美善而武之未盡善矣何必費辭蓋舜性之者也武反之者也舜之勅命時幾何如其盡美盡善武之度德度義亦盡美矣謂盡善可乎若以聲容節奏論舜武之樂則武去夫子之時已遠而舜更遠矣其聲容節奏必有所失且徒究聲律而舍志與言非知樂者故予謂韶樂至今存以舜賡歌之言證之然則武之未盡善將何以

證之。曰。雅之下武。頌之者定。是其盡美者也。至於未盡善者、則夫子反魯定三百之時、或者有所刪乎。子故申其說如此、而要以舍志與言。無宮商而泥謂有聲無詩乎。定乎其非知樂者矣、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安仁利仁、朱子解之謂安其仁利於仁、蓋引而未發也。雙峯饒氏謂與仁一、故曰其仁、其者謂已也。與仁猶二。故曰於仁。於者有間也。亦即發之矣。然曷不於顏淵子貢觀之乎。予以為顏淵安仁、子貢利仁、簞食

瓢飲回不改其樂是安仁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是利仁也回之安仁易知而難行茲不贅論若夫賜之不受命非富貴貧賤之命也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性即安仁也不受命即未能安仁也貨殖者見有利於仁如貨殖之生財耳若謂子貢為貨殖生財之倫則孟子尚不言利而謂孔子以是論賜且與回相提並較乎史記直以子貢為好廢舉轉貨貲是誠牟利之為甚矣其不知孔門之道矣程子以為子貢之貨殖非豐財然亦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

為矣。然未明言子貢之貨殖為利於仁。葉氏則云。或者不喻。乃謂子貢眞好利。而亦未明言子貢之利於仁。是二子之論。胥為近之。而於子貢之利仁。尚有未達一閒者。茲故申而明之。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仁者之能好人。夫人而知之矣。至於仁者之能惡人。則人或未之知也。是以聖人以之訓人焉。夫有情之人。孰無好惡。然率好惡之良。雖愚夫愚婦。亦有得其正。而極好惡之量。即大賢大智。鮮能復其初。故好人

而非論於徇物之私惡人而非同於嫉世之偏是之謂能好能惡子夏之歎夫子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可見仁者之能好能惡雖樊遲之賢尚有未窺其領要者世之人但以得衆容物為盡仁之量者其見豈不淺哉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聖人勉人以順應天下之理故先示人以大公無我之心蓋人必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然此以言其

立志。而非謂其於制天下之事也。於制天下之事。而預存一必為必不為之心。則非大公無我之道。失義之宜矣。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呈。如水如鏡。不示物以形。物之鑑者妍媸畢露。內聖外王之學。莫不以是為要。而有臨民之責者。舍此更無以為出治之本。此執中之傳。所以為千古帝王之師範也。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此孔子訓君子以應天下之事。而有天下之責者。尤

當拳拳服膺不執一已之見惟以義為權衡而弗失也孔子嘗云無可無不可而此云無適無莫者何蓋孔子聖之時從心不踰發皆中節以言乎仕止久速猶其小焉者若夫君子之於天下其晰理或未純精義或未當而亦欲信心應變則謝氏所謂猖狂自恣矣故主於必為則是適宋神宗之於王安石是也主於必不為則是莫漢惠帝之於曹參是也雖清淨之略勝滋擾然其不比於義而有所偏則一也吾故曰有天下之責者尤當拳拳服膺不執一已之見惟以

義為權衡而弗失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貫不外於忠恕而實則忠恕即一貫而已蓋一貫即所云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其道無端倪之可見而非不可見也於忠恕見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不可見也於四時之行百物之生見之謂四時百物非天地可乎謂天地將借四時百物以見可乎忠恕之於一貫亦如是而已矣形而上者謂之道天地是也一貫是也形而下者

謂之器四時百物是也忠恕是也夫聖人又何嘗有告曾子之別傳而曾子乃假借是語以泛應門人之問哉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朱子注此以為一與十數之終始一與二數之相對回與賜之高下以是而定夫既云數矣則自一而數至十回將何以歷知以至十哉即二為一之對則所謂始終正相對之二也且善惡高下是非賓主之類其相對者不可屈指數是賜亦可稱盡知且與回同

矣。子以為十者。上下八方也。其數既合。其理亦備。是回之知。舉一而無不知也。夫子示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正謂此也。謂回為即始而見終。則尚有見者存焉。蓋一以貫之。無所為知而無不知。正可謂聞一知十之證。是賜之聞一知二。則實自用其知。推測存焉。此夫子之所以與其弗如回也。若以朱注視之。則其所知。亦不過賜之流而已。其去一貫之道遠矣。未必似曾子之能聞諸夫子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

問仁於孔子者多矣而所對各有不同然聖門以顏淵為高弟孔子所對者則曰克己復禮以是知克己復禮實為仁之最切最要即所對樊遲者亦豈外於是哉蓋先難者何克己也後獲者何復禮也夫難莫難於克己仁者天理也私欲介於中其能存天理者鮮矣故易曰大師克相遇必用大師之力而後能克其私欲以全天理故易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皆克己復禮之為也董仲舒正誼明道之論略為

近之而朱子舉以爲不求後效又以爲警樊遲有先獲之病未嘗申明告顔子之意余故敘而論之

知者樂仁者壽

仁者知之體知者仁之用亦如山者水之體水者山之用故無水之山必枯無山之水必泄知而離仁失之巧仁而離知失之訥朱子解此章雖云不是兼仁知而言而夫子之言實並仁知之形容及與其效相提並論以顯其相資殷而相得彰也明乎仁知之相資則體用各得其宜蓋知有知之體用仁有仁之體

用而仁知又互相為體用渾然天理動靜周流其樂與壽不求而必得矣雖然其樂與壽豈一己之私哉知者無不通樂何如之仁者無不善壽何如之夫然則其樂其壽實泯彼此該物我樂以天下壽以萬世學者宜無不加勉而為人君者更當以是為亟也

夢辨

幼讀論語至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解之者咸以為孔子盛時曾夢見周公老而衰則無復是夢未嘗不疑之然不得其說則亦置之今老矣於學於理頗

有所進不忍置此疑而不明作夢辨

夫夢者無何有之事也眞人不夢尚矣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如孔子兩柱之夢非夢也乃前知也類乎是者亦不一而足吾悉以前知概之若夫高宗版築之夢吾固已疑之而著論於通鑑闡要之書蓋二典三謨無所謂夢之語至周禮乃有占夢之官而其說始紛周禮非聖人所作也以予論之夢雖無何有而總不出於思思者情之遠也眞人無夢蓋不牽於思也然思有有涉者有無涉者無涉者若飛而行水而履

火之侵崖之墮獸來噬鬼來攫龜之毛兎之角幽漠澌汨覺則皆無不可紀極此則觭夢而已豈實有哉其有涉者必有所宿識如父子親友之類設非宿識無夢之理見其祖者夢其祖至於高曾則不能夢也此則思由於心想其形然必宿識其形者耳若孔子之夢周公蓋由心想乎而吾以為必無之事亦在此耳夫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肩二肘是雖出於想像者言然尚有形之可擬也若夫周公之容為皙乎為黙乎其貌為妍乎為媸乎身之真為長為

短。體之橫。為肥為瘠。是均不可知其為何形。然則孔子何以夢之。蓋孔子自歎至老而終不能行周公之道。故曰不復夢見而已。不復夢見者。不能復行其道。是即衰而已。是即俗所謂非夢想所及而已。是即歎道之衰。而非歎身之衰而已。且身有盛衰。心豈有盛衰乎。凡人尚如是。而況聖人乎。若因身之衰。而並道亦失之。非聖人之事也。楊簡撰易傳。於无妄之九五。直引以為孔子實不復夢周公。此誠不值一噱。若倪瓚自詡其畫。以謂非王蒙所夢見。則尚近之。宋楊簡易傳於

无妄之九五以為孔子不夢周公不知其幾年矣云云是實以孔子曾夢周公此與膠柱之見何異內府有倪瓚獅子林圖其自跋云與趙君善長以意商榷真傳荆關遺意非王蒙所夢見此雖尋常習熟之詞却與論語不復夢見語意較為近之蓋謂非其所能即為非其所夢見也所謂孔子歎道之不能行亦如是而已矣即如言今之政治余以為不能夢見堯舜豈余曾夢見堯舜乎因並識之以俟明於夢者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咸池六英有其名而無其樂非無樂也無其言故不

傳其樂耳。若夫舜之韶。則自垂千古。何以故。舜之言垂千古。則樂亦垂千古。夫子在齊偶聞之耳。必曰在齊始有韶。夫子聞之之後而韶遂絶。是豈知樂者哉。司馬遷增之以學之二字。朱子亦隨而注之。則胥未知樂。且未知夫子矣。蓋言志永言。依永和聲。舜固自言其韶矣。然此數語。徒舉其用而未紀其實。則又繼之以勅天之命之歌。皋陶颺言賡載。君臣交儆。是非樂乎。是非韶乎。是非夫子所以感其誠而歎其極。不知肉味者以此乎。且夫子天縱之聖。何學而不能。而

必於韶也學之以三月而後能乎蓋三月為一季第言其久耳而朱子且申之以九十一日知味之說反覆論辯不已吁其去之益遠矣然予以為夫子不圖為樂之語亦有二義焉至於斯者至其極也樂之感人為最深而亦有善不善之殊非樂之罪也在於用之者之人耳樂之善者至其極則惟時惟幾君明臣良世有不治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樂之不善者至其極則紂之北里之歌靡靡之舞唐明皇之霓裳羽衣世有不亂民有不遭其荼毒者乎此夫子垂訓後世

之深意所以有放鄭聲之言也而注書家總未言及之予故表而出之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天地至廣也民物至衆也而一人一日之閒苟能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斯語也聖人豈欺我哉蓋天地民物總不外我之一心仁人心也惟不能存仁其心已亡矣是以視天地民物自天地民物而我自我於歸仁乎何有然其本性之善固在也一日克己復禮其仁即在是而天下之歸仁亦在是故顏子三月不

違斯三月之閒即是天下歸仁而其餘之日月至其至之時天下之歸仁亦猶顏子之三月不違而已矣至於聖人位天地育萬物何一非此心之流行於宇宙闢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乎是非以仁為感通之具也亦非舉為仁之效而嶄人之求仁也人苟未能克己復禮則必卜度仁之能感通天下而以天下歸仁為為仁之效是心也即己也持此己而冀天下之歸仁是猶北轅而適越吾知其無至之日必矣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後儒解此章者。率以深言君民一體什一天下之中為言。而戒夫橫征暴斂以虐民耳。夫橫征暴斂。自非大無道之君。與夫極孱弱之國。孰肯為之。彼其剜肉補瘡。胥淪於亡。有如哀公所云二猶不足之歎耳。余則以為為人君者。當常存百姓不足而欲其足之心。而此心常不足也。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豈有不足之理。但四海之內。百姓衆矣。其皆足乎。若但知己之足。而不知百姓之不足。視己之足。即以為百姓亦足。則是孤為君之職。背天理而失民心。必在此矣。然百

姓之足豈易言哉水旱之不齊貧富之不等非輕徭薄賦之所能及也一人向隅仁者有所不忍而況向隅者衆乎此余所以宵旰祈年令各省無匿災傷而亟為賑恤緩貸補偏救弊之為夜以繼日猶不足也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者存誠之體行之以忠者致誠之事此夫子因子張之問政而告之以內聖外王之學也蓋內聖外王之學原無居與行之分而違有心與事之歧一誠而已夫何間焉自夫知誘物蔽而亡其正誠斯

泯矣故居之心者不能不怠而行之事者不能不偽非特為政者作此而失恒即為學者因此而喪良者多矣故夫子因子張之問政而發明之茍其居之心者一朝乾夕愓之肫行之事者一不欲勿施之乎誠斯立矣政斯行矣何嘗分誠與政為二事又安用其以政而存諸心以政而達諸事乎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問仁而曰愛人問知而曰知人此非啻示仁知之用而且括仁知之體嘗謂聖人之言大小畢該有如海

焉以瓶取之盈瓶以罍取之盈罍無不滿其量故聖門問仁者雖多夫子各告之殊而無非為仁之極則也乃樊遲以知仁兼問夫子亦惟是直指其要曰愛人知人似乎隨所問而揭指歸於以明仁知有相成之用而已然仁知之全體大用無有過於此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地以生物為心也聖人得乾之元以為仁聖人之愛人即天地生物之心也舍生物之心不可見乾元之資始舍愛人又何能見聖人之仁哉愛人之為仁明則知人之為知可類推矣余故曰

非啻示仁知之用而且括仁知之體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昔敬姜之言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
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此正夫子勞之之意夫教養
二事本是一事既教之則不能不勞之無論木鐸之
徇庠序黨遂之設節其性以六禮興其德以七教而
彼蚩蚩之民方且以為扞格而難行即教之樹藝課
以耕桑雨淋日炙中老農執杖而督其子曰力為之
其子以為是苦我勞我者有之矣而况官乎此為政

者勞民之難也。然而亦易者則有先之之誠在。夫老農勞其子。而其子終不怨者。無他。以為其愛我教我為我謀而勞我。而彼亦與我共此勞也。使為政者以惻怛之心。行忠厚之政。以身先之。則雖勞其民而民不以為勞。如子之從父焉。若云以身勞之。則自有以身先之之事在。此不可以不辨。

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夫子為子路言先之勞之者。以為有司親民者而發。而人君為政之道。亦實不外乎此。蓋君與臣其職不

同而為民為政則同先之以孝弟固君臣所應同者至於循阡陌勸農桑乃臣之事而非君所宜親者然則君可以不勞乎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又何以云乎是則君有君之勞臣有臣之勞臣之勞即所謂循行勸課勞其身之事也至於君之勞則所為敬天勤民勅幾求賢先天下之憂而憂其勞蓋有不可勝言者而皆勞其心之事也設厭其勞而圖逸雖不乏一日之樂而將貽百世之害是則夫子一言而具萬世君臣為政之大要若夫無倦則益申乾象天行不息之

義與公旦無逸之訓相發明非徒為子路好勇而戒其不能持久而已也

為君難跋

予昔為創業守成難易說亦既反覆辨論難與不易之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以為今文本之言非是而定之曰開創不易守成難矣此非在守成言守成蓋實有見其難也茲特引伸觸類敬述勤政殿後楣

皇考御書為君難之義而為之跋曰大哉

王言示大清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歟。夫為君難之言。孔子道人之言耳。而吾直以為

皇考之言者何。蓋耕當問僕。織當問婢。豈不以習焉安焉。不見異物而遷之謂乎。且孔子非為君者也。其云難。亦不過思其理而度其勢。究未身歷其境。而心親其勞也。

皇考稟內聖之姿。行外王之道。質諸心得。驗以躬行。故取孔子之言。而銘之梠端。所以

自警也。所以訓予小子也。所以詔世世孫曾。常凜此志。

以迓

天麻而基命宥密永永無極也是故言政莫備於尚書而言難亦權輿於尚書放勳重華一再曰欽引而未發至於大禹祗承於帝首曰后克艱厥后艱者難也承於帝舜者舜實承於帝堯也惟帝其難之則益深切著明言之矣無輕民事惟艱伊尹之申誥也先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之作訓也五十八篇之中其於

天命民嵒之可畏暑雨祁寒之宜思誨之諄諄三致意焉甄古今之得失綜政典之治亂無知難而不興之

世亦無不知難而不亡之朝然而知難非空言知其難而已其必勅命謹幾明德修身以立其本懲忿窒欲親賢遠佞以正其施凜凜焉惴惴焉以謹對越而培永圖予故曰大哉

王言示大清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也或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孔子之言也今獨舉其一豈股肱交儆之義哉予曰向不云乎難與不易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則為臣之不易吾將俟為臣者自言其不易可耳未若為君之難也且也當

其不易者恒多語有之衆擎易舉則不易者亦將成易而當其難者一人而已嗚呼豈不甚難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此聖人歎世道之衰微而慨想古之人也夫學者何明明德以新民而止於至善惟行其心之所安而盡其分之當為耳豈有人已之分哉自精一之學不傳而人已乃判分於是不知而慍者有之蓋不能克己也故孔子矯之曰汝以此為為己乎古之學者不蘄人知而人無不知此乃所以為己也今之學者惟蘄

人知。心逐於外而日喪。是為人耳。豈為己耶。究之古之學者。何曾有為己之心哉。夫有己必有人。人己之見介於中。天理之公於是泯矣。故古之學者。無人己之分。又豈有為己為人之別。聖人慨今之學者之不古若。於是有古之學者為己之歎耳。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蓋亦微見聖人本意也耳。

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雖曾子重述夫子之言。以兼舉艮大象之語。然其

義各殊朱傳所引程范均未道及焉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過盡已之職無越思耳若夫思不出其位則有二義焉蓋位者職也一為不越職一為盡其職不越職猶易盡其職甚難譬之侍郎不思尚書之職尚書不思大學士之職易也然平心自問果各能盡其職哉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皆其位中之事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皆其位中之事果皆盡職乎為人君者協和萬邦闢門明目賓皆予位中之事也不能身體力行兢業惶恐之不暇尚何敢有出

其位之思哉。且出其位亦更何之乎。然而今實有四年後歸政之期。則亦所謂過望之思出其位矣。然在耄期倦勤者或宜。餘不可也。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此語宜與誠明相參看。蓋不逆詐。不億不信。是誠也。抑亦先覺。是明也。人情變幻莫齊。而可以齊之者莫如誠。使事事皆逆其詐而億其不信。是已先以不誠待人。人亦將以逆者億者應之。此亦一不誠也。彼亦一不誠也。蓼擾虛偽。莫可究詰。雖云涵其泥而揚其

波而已已處汚濁之內欲其先覺柳亦難矣若夫誠以待人譬之鏡清衡平初不以妍媸輕重示物而物之照者懸者妍媸輕重自呈於當前而無纖毫之可隱焉明何如之賢何如之雖然誠明性也豈易言哉易曰閑邪存其誠斯則人人所宜自勉乎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子貢之贊孔子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若是乎夫子之言性誠不可得而聞乎哉乃夫子之言性則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以性對習。而近之與遠。亦不過百步五十步之分耳。何其視性之畢耶。蓋嘗讀中庸而知其說矣。天命之謂性。性相近也。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習相遠也。此猶未指夫知誘物化之私而言。而其視性之近乎天命。爲已遠矣。故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修道率性之謂也。詩曰。穆穆文王。純亦不已。此即性即天命之謂也。而程子動箴亦曰。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誠能遏人心。即所以存道心。不遠復。无祇悔。又何遠近之殊耶。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斯言也蓋孔子知命耳順以後所以示學者真實至當之理非因子貢以言語觀聖人徒為是不待言而可見之語而別有所謂妙道精義也且四時行百物生之中何一非天乎而四時行百物生之外又何別有可以見天者乎聖人視聽言動晝作夜息之中何一非妙道精義乎而聖人視聽言動晝作夜息之外又何別有所謂妙道精義者乎天即聖人聖人即天四時行百物生即聖人之視聽言動晝作夜息吾故

曰。此孔子知命耳順以後。所以示學者真實至當之理。非因子貢以言語觀聖人。徒為是不待言而可見之語。而别有所謂妙道精義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學者由躬行實踐。深造而自得之可矣。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非四事。葢兩事耳。博學而不篤志。則或涉為荒唐。切問而不近思。則或入於無稽。然志也。思也。一心之事耳。仁。人心也。安見篤志近思。而心常馳騖於外者哉。故曰仁在其中。朱注以為未及乎力行而為仁。此

或為下學者言夫篤志近思而不力行則又安得謂之篤志近思乎子夏雖文學之科此言實見道之論故博學切問仍文學之事微而篤志近思則心存矣心存而仁存是知學問思辨智之事而智亦仁之事不然元何以貫四端而長萬善哉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夫子歷論堯舜禹湯武王授受之旨而統之曰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寬信敏公乃聖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寬居首者蓋寬者仁之用仁

者元之德元者善之長故惟寬然後能兼容並育而羣生之衆有所託命焉左傳記夫子之言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因一時為鄭而發此補偏救弊之說若夫聖王出治舍寬其何以為敷政寧人之本哉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天子以四海為家則四海之民皆吾一家之赤子也保赤之心旣切因利之政當求制田里教樹畜使之知節儉務耕桑因五方之財阜萬民之產斯所謂不

費之惠耳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蓋孔子訓子貢以為仁之方。非謂不捐己財以與人也且天子何得有己財乎。不達因利之旨將謂府庫為天子之財且捐此財以與人。則謂之費。見何小哉夫四民之所以自謀其生理。亦已勤矣。農耕於野。工商勤於市。士雖不逐逐。然其所以為仰事俯育之資者。亦必有謀焉。使為政者人人而為之圖。給之求。則弊精勞神。且有所不能徧及。此所謂費也。此所謂不能成其惠也。不啻此也。即因利之言。亦當有所權宜於其間。而不可以冒

昧行之今夫墾闢豈非勸農之舉而一有不實將致勒民承種以納糧重為民累者矣積儲豈非有備之圖而行之過甚將致踊貴於市而艱糴饔飧莫給者矣其他可以類推者不可勝舉故孔子因民之利之言所包括者甚廣而不可徒於不費求之則思過半矣

讀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欲甹小節以見諸侯而舉枉尺直尋之喻孟子闢之是也然所稱王良之事余不能無溫公之疑焉

獵與戰其不可以車行余既於詠御之詩論之矣北人言舟南人言馬必不能得其款要章章甚明馳射之事自應屬北方射生手今即使北方射生善手操弓挾矢立之車中將見顛簸支屈不能命中吾恐其皆為嬖奚之終日而不獲一禽而謂南方之人能之乎且馳之者在御而射之者在人御者即範其馳驅而射者不中御者亦無如之何也御者範馳驅而射者即屢中無是理也且羿與由基世所謂善射者也使王良範馳驅以御皆一朝而獲十焉亦得謂之君

子乎。或曰。古者禽獸多而疆界乎。故可以車獵。何言之甚哉。且悵御之道不傳。而世無王良也。若然。今之南苑。即所謂禽獸多而疆界乎。吾將試之。其不可行立見矣。嗚呼。是果無王良乎。是果無王良其事乎。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明以識事物之理。察以盡人倫之詳。察雖若精於明。然事物原不出人倫之外也。處人倫之間而能盡仁義之詳者。莫過於舜。故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蓋由仁義行。則仁義與己為一。行仁義。則己與仁

義為二仁者安仁無所勉強而所行無非仁能仁而安有不能義者乎知者利仁則是知其為利而行之者其視從容中道由仁義而行渾然無間不待用力者則有別矣易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不察於人倫之間而盡仁義之詳者烏足與言內聖外王之道也耶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人者仁也行而宜之之謂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而已矣而人之所以存仁義安而行之無

所勉強。惟聖人然後能之。聖而至於舜。繼帝堯而傳心法。可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矣。孟子稱其明庶物而察人倫。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其視勉強行仁義者。固不同矣。然舜之明察。豈外仁義而為之哉。諧孝即肫然之仁也。烝乂即秩然之義也。所為安而行之。無所勉強。余以為由仁義行。猶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

書孟子對萬章焚廩浚井事

辯聖人之事。而不折衷於理。雖有懸河之口。炙轂之

智徒資踳駁而無當於事如舜之焚廩浚井是矣夫此事始於萬章而成之於司馬遷遂令後世咸以為必有而予則以為必無亦惟折衷於理而已夫舜大孝者也烝烝乂不格姦是瞽叟與象亦有所回心矣於是帝妻以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則是時叟與象亦不能使之完廩浚井矣且捍笠而下匿空而出是舜預有所防矣有所防非孝子之心也申生且弗為而謂舜為之乎使叟象果有其事舜亦惟叩首泣血求之於叟而已求而弗得舜亦必不為申生之勇於

從而順命。將陷父於不慈。所謂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舜亦必有以處此矣。孟子之對咸邱蒙。不曰齊東野人之語乎。然則萬章之問。亦當以齊東野人之語折之而不答。何必費辭。後世若劉知幾蘇轍羅泌。雖皆見及此。而未嘗折衷於理。以謂必無其事。且費辭。子故詳敘而簡論之。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斯二語也。以為答萬章之前問。從而為之辭。則可。以為示後之繼業。為萬

世法則則不可蓋自啓賢繼業之後但有與子無與賢之事矣其有託與賢而擬竊者皆亂臣賊子之流非唐虞之所謂禪也且

天何言哉與賢與子將命者誰以予論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與即天之所與然與子雖為萬世不易之規而其敗德隳行恃天之與己而不知凜難諶靡常之義存如保赤子之懷則民必不與之而天亦厭之而不與斯不大可畏乎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豈非恃天之與己乎吾是以祗申

難諶靡常之義。而戒負扆者慄慄畏懼以敬天愛民。愼守其器。而前此之與子與賢。胥不必論。後此之與子與賢。胥不可恃。故曰。斯二言不足以示後之繼業。為萬世法則也。至於較年之多少。及地之遠近。所為愈去愈遠而更甚之。乃曰故仲尼不有天下。余又以為斯言也。仲尼必不為之。仲尼而為斯言。亦非仲尼而已矣。蓋孟子歎王道之不行。萬民之受害。未嘗無已欲得天下。以施號令行王道之意。然而仲尼無此心也。人非孟子。更不可有此心也。嗚呼。此孔子所以

為至聖而孟子祇可稱其亞者乎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
有不仁者乎
民為邦本食乃民天菽粟如水火斯民敦禮讓之習
户有盈寧之象仁風於是乎興矣然菽粟全賴天時
而天時則不可保其必然聖人之使有菽粟如水火
亦惟盡人事以贊天功耳恐無所出也教民耕種恐
無所餘也教民積貯凡所為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者
何一非使菽粟如水火之道哉今天下幅幀日廣生

歲日繁。一有水旱。饑荒立告。此皆不能使菽粟如水火之故也。吾君臣宜共留意焉。